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海严其实在想,眼下我如何能还俗?我又如何能成家?但是,这两个女孩怎能听出其中的意味。

梅子眼中含泪问:“你不还俗,我怎么办?”

海严说:“不可说,一说即是错。人生有八苦: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命由心造,相由心生,世间万物皆是化相,心不动,万物不动;心不变,万物皆不变。笑着面对,不去埋怨,随心,随性,随缘。”

15 祭拜武汤

梅子悟出一点味道,但赵玲哪里能听得懂,她埋怨道:“哥哥,你少说点我们听不懂的话,好不好?”

海严笑了笑,又说出一段话来:“再好的东西,都有失去的一天;再深的记忆,也有淡忘的一天;再爱的人,也有远走的一天;再美的梦,也有苏醒的一天。该放弃的,决不挽留;该珍惜的,决不放手。”

梅子哭了。杨春问海严:“日本人什么时候能打跑?”

海严慢慢地说:“太阳总有落山的时候!”

贾勋还是经常回到牙庄看望老娘。立秋那天早上,贾勋刚回到县城,就接到梅协的电话,让他到日军司令部去一趟。贾勋想,这是催他去规劝王仲、段寅的,于是,他整整衣冠就骑马到了梅协所在的司令部。

梅协请贾勋坐下,说:“今天是立秋。秋分是我们日本人祭祀先人的日子。”

“司令官的意思是……”贾勋不明就里。

“今天没有司令官,只有你我两个兄弟。”梅协拍拍贾勋的肩膀,“武汤是我们的祖先,我们是武汤的遗民。据史书记载,武汤陵就在邙山上。我们有祭祀先人的传统,不能再等了,我们应该去祭拜。我已到偃师两个多月了,再不去那就是大不敬了。所以,我

想请贾勋君今天陪我前往。到8月13日是我们日本的盂兰盆节,到了秋分,我要和梅子再去祭祀。”说完他看着贾勋,“想请贾勋君陪同前往。不知贾勋君意下如何?”

“这个……我本打算向你报告去河南呢。”

“明天你再去。现在我们出发!”

两人身着戎装,各带两个护兵,两个皇协军士兵抬着礼盒,另有一小队日军跟随,从日军司令部出来,向南穿过陇海铁路,再向东沿着铁路线,过了窑头村,再向北过铁路桥,到达北窑坡,浩浩荡荡向邙山岭上行进。

“贾勋君,这路是人工开挖的吗?”梅协问。

“与人工有关。”

“此话怎讲?”

“这是邙山上老百姓祖祖辈辈的活动形成的。老百姓做生意、走亲戚、耕田种地,靠的是木轱辘、铁轱辘,在路上来回辗转,又经雨水冲刷,就形成了这路古洞。这北窑坡是山路被雨水冲刷得厉害,胡同就深些。山上是坡路被雨水冲得轻,胡同就浅些。”

如果从上面扔个手榴弹下来,在这胡同里,躲都没地方躲。梅协想着就吸口凉气,他问:“还有其他路吗?”

“这是邙山通往县城的主干道。虎头山上、汤泉、山化也有路,那是放羊走的山路,不能通车。”

上到北窑坡,没多远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,树下有卖茶水、卖西瓜的,看见贾勋过来,卖茶卖瓜的和喝茶吃瓜的人,都热情地招呼他:“贾团长,喝口水吧!”“贾团长歇会儿吃块瓜吧!”他们并不理会日军。

梅协也不生气,大声说:“老乡,我们都是贾团长的朋友,现在贾团长已经是皇协军司令了,都是一家人,大家不必客气。我们这是去给武汤磕头去的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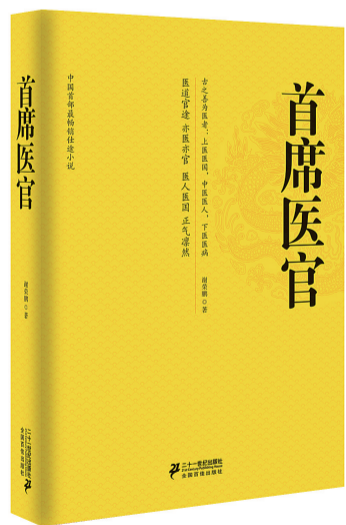
听到梅协的话,大家有点儿发愣,但都不去细想,也不再接话,其中一个人小声嘟囔:“俺就叫他贾团长。俺只认贾团长。”对此,梅协也不计较。

再往北走不远是两个胡同的岔路口,岔路口有个山神庙,庙左边的路通往古路沟村、牛庄村,庙右边的路通往关窑村、蔺窑村,梅协一行向右走去。这路两边胡同较浅,骑在马上,有时能看到路两边地里的庄稼,玉蜀黍已长了半人高,红薯秧已爬满地面,谷子也长到膝盖,还有棉花开满了花朵。

梅协骑在马上向后面望去,一队日军扛着长枪,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从山神庙前经过,梅协问贾勋:“你们中国的庙都没人看护,在我们日本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我们的靖国神社,由军方管理,其他神社都由内务省管理。”

贾勋不语。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寒气?”张仁杰指着曾毅的鼻子,“你的眼睛瞎了,没有看到病人正在发烧?”

“闭嘴!”李老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,他狠狠地瞪了张仁杰一眼,“你要是有更好的方案,现在就讲出来。要是没有,就站到一旁去,不要再瞎说。”

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,像是看见了这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,李老竟然让张院长闭嘴,还说要不再瞎说,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?

10 出手不凡

李正坤继续看着曾毅:“你的意思是说,寒气凝结于内,以致病人的大肠冷滞,运化不灵,所以才会腹泻连绵?”

曾毅点头:“正是!”

李正坤沉思片刻:“那病人的发烧又该如何解释呢?”

“也是因为这股寒邪。寒热势不两立,当寒邪凝结于内时,就会迫使热往外走,热聚体表,病人自然就低烧不止了。”

李正坤微微颌首:“你说得很有道理!”

屋子里的人,始终没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。李老撇开满屋子的专家名医,和一个实习生热烈地讨论着病情,这又给大家一个巨大的冲击。

张仁杰站在一旁,脸色半青半紫,身为一院之长,他却在这么多下属面前被李老训斥,威信荡然无存,羞愤得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寒、热都是中医上的说法,李正坤见多识广,自然不会像张仁杰那样无知。依照现行的保健制度,在为国家领导人配置的专职医疗小组中,除了有各科的西医大夫,还必须配一名中医。

所以,李正坤在日常的工作中会经常接触到中医,他曾多次目睹中医的神奇,甚至他还去学习了一些中医的基础理论。身为医疗小组的副组长,如果对中医毫无了解,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抉择失误。

李正坤又问:“那你说说这股寒邪又是从哪儿来的?”

曾毅摇头:“这不好说,我需要认真辨证后才能确定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李正坤停下脚步,转身对方南国说,“方书记,我提议让这个年轻人再为病人进行一次诊断。”

“李老,这个似乎不怎么合乎规定……”陈高峰此时小声提醒。

“一切后果,都由我来承担。”李正坤说。

方南国同样不清楚眼前是怎么回事,但他也不需要弄明白。在屋子里的这些专家中,水平最高的就数李正坤,他既然推荐这个实习生,自然有他的道理,方南国说:“医疗上的事,李主任最有发言权,你来决定。”

李正坤便过去推开病房的门,对曾毅说:“你跟我来!”

病房内,冯玉琴听到脚步声,睁开眼又看见李正坤,情绪有些激动:“你什么都不用讲,我是绝不会接受你的方案的。”

李正坤耐着性子问:“中医的法子,你愿意试试吗?”

冯玉琴的脸色这才好了一些:“只要不是恶心的法子就行。”

李正坤招招手,示意曾毅可以上前一试试了。

看到李正坤招手,曾毅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到病床边,丝毫不见慌乱。

李正坤不由得暗赞,先不说这个实习生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,只是这举手投足,就已然和自己所见的那些大国手毫无二致了。

冯玉琴看到曾毅这么年轻,心里有些怀疑,她随口问:“你会看病?”

曾毅笑了笑,并不作任何解释:“我先给你号号脉,具体的有李主任把关。”

冯玉琴稍稍放心,虽说她抵制李正坤的方案,但对李正坤的水平,她还是很有信任的,当下就闭起眼不再说话了。

得到默许后,曾毅拔掉了冯玉琴的吊瓶,稍等片刻才伸出手指,轻轻搭在对方的手腕处,然后微闭双眼,一副老僧入定状。

曾毅诊完右手脉,又转到床的另外一侧,诊起了左手脉。

一分钟后他对冯玉琴说:“是不是感觉肚子里凉嗖嗖的,阵阵发痛?”

冯玉琴点点头,眼睛没有睁开。

“有没有胸胀、头疼、后背发硬、鼻子有点干的感觉?”曾毅说话的同时,从冯玉琴左手的食指指尖开始,顺着手指一直往上按,一直按到了胳膊肘处,然后再退回来,又从食指指尖重新开始按起。

如此两回,冯玉琴突然说了一句:“好舒服啊。”然后她猛地睁开眼,觉得肚子似乎也没那么疼了,“你……你再帮我按几下!”她的声音显得非常急切。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